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三

明故大理寺評事林先生阡表

古今來保孤之事嬰杵而後如漢李陳二太尉之有王成朱震唐張丞相濬之有葉彥明方學士之有魏澤莫不豔稱而樂道之蓋不負師友之誼者使其與人家國必無慙德倘盡如王舒歐卻之徒將取室毀子必使覆巢之下竟無完卵而人類可盡化爲鴟鴞矣順治戊子吾鄉殘明諸臣思翻城迎故主事洩死者兵部華公嘿

農曹公天生董公若思評事王公石雁推官楊公瑤仲而推官之弟御史圓石亦連染於難其發難者降人謝三賓也三賓與推官之父最厚而以反覆不持士節見擯於清流至是刺得其事告之六人者既死妻子皆應北徙爲勛衛役華夫人陸氏小楊夫人張氏最先死大楊夫人沈氏屠夫人朱氏相繼殉華夫人將投繯忽徘徊曰職方一子已殉僅存一子孝之死則絕嗣留之則辱將若之何其時董戸部守諭高隱君斗魁輩聽夕必造五家之門勸以早自裁恐一旦發遣且卒卒莫措手足既聞華夫人命相聚商榷林先生荔堂曰是易耳乃

竊取職方之孤匿於家而取癯子以代當是時三廣方眈眈然誓不盡殲諸人血嗣不止諸大吏亦以事勢有關偵邏四出倘遺發覺禍且不測顧先生行之泰然踰十年累更肆赦爲之婚娶而誡之曰汝勝國忠臣之子也汝父死吾捧頭舐血而殮之汝母死吾躬市櫝木焉吾亦不料其得保身以保汝也今幸矣吾已不負汝矣雖然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不具此骨汝終非華氏子也汝負吾矣乃爲之復姓而遣之諸遺民爲作孤兒行以紀其事嗚呼三廣殺故人之子以遂其私先生不顧其身以存故人之子氣類之相懸一至此耶林先生者諱時

躍字遐舉別號菘堂世爲浙之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先生於太常卿時對爲兄行而先生之年輩爲太常所

嚴事以明經入太學少弟時彙亦有名時稱三林畫江

之役諸公累疏薦先生謝曰時事不可挽也即家旅授

大理評事閩辭而周旋忠義之徒甚篤張公蒼水轉徙

山海密書往復一歲數至其出仕　新朝者求一覿其

面不可得也悲憤之餘發諸詩歌則晞髮白石之儔也

晚年與徐先生霜皐緝甲申以來枌社死事諸公各爲

之小傳而取其生平著述之有係於名節者附之曰正

氣集其鶴山書院集如干卷太常與同志上私諡曰端

節因思喪亂之際如寧都彭兵部劍伯保清江楊閣部之孤吾鄉陸公子披雲保華亭張閣部之孤皆以知名然而兩孤不過畏官司之不赦非有怨家剸刃於旁也如林先生者則更危矣乃百年以來漸無知者夫非文獻不足之故歟先生之族孫某問予言而泣然乃乞見之貞石之文以發之予文雖劣弗敢謝也詩曰

我聞防風其骨一節足見全體兮先生之行采薇采芝差足比擬兮手提孤兒以還死友不畏焦原兮以彼其人故國故君死且弗諼兮

明故按察副使監軍贛菴陸公墓碑銘

少讀南雷黃氏文案最愛其陸周明先生墓志其紀先生葬姚江王侍郎首文甚奇顧於先生大節尚有所未盡近來著述家但以黃志爲底本不知當時之諱忌固多也今已年運而往吠堯之嫌盡在蠲除不及是時大闡幽德將與桑海劫灰同歸脫落先生之子經異亦老矣每垂涕乞予文乃更爲墓碑一通以補其闕先生當南都覆沒時慟哭學宮適董公幼安至相抱而號因聚謀爲起兵計會張公雲生華公吉甫王公卣一毛公象來不戒而集董公出戴書於袖中先生遂連名署紙尾顧徧謁諸薦紳莫有以爲是者計無所出先生沈吟良

久曰是惟錢刑部虞孫可語但彼以咯血踰年不應客
吾當排闥見之乃往直入臥内告焉錢公亟強起曰不
敢辭先生曰決乎錢公曰決矣不告其家遂行召募數
日事終不就會聞紹興兵起諸薦紳始稍稍集虛左席
以讓錢公而夫已氏者方從江上迎降歸欲敗其事貽
書定海鎭將有請殺六狂生以靖亂之語詳見予所作
董公幼安碑志中當時六狂生皆寠儒獨先生以貴公
子毁家輸餉夫已氏尤欲殺之不料其計之不行也先
生貽之以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賛趙孟傳誘殺袁
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爲孟傳遂使

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夫已氏得書咋舌而已監國次於會稽授先生監紀同知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時馬士英亦逃至越匿方國安軍中先生陳士英十大罪乞梟其首以謝江左同朝王詹事思任莊給事元辰皆助先生言不報黄侍御宗羲亦廷爭之卒格於國安而止先生歎曰即此已不堪立國矣遽棄官歸而士英果挾國安以爭金華江上軍事為之崩裂諸軍航海先生為馮王二侍郎募兵於榆林已而皆破於是六狂生者相繼死其四而先生之志不灰翁洲之破也先生捐金與諜者令訪

死事消息乃得聞張閣部之孫以俘至亟治橐饘入獄視之語其弟宇爆使爲脫繫董公幼安之喪在海上先生致而葬之己亥之役著水以孤軍入江北先生爲之飛書發使其家初亦不知但見其喜形於色私相語曰殆有好音聞其敗也當食失箸是時著水在海上遙仗先生爲內主壬寅降卒以先生之事告捕至錢唐先生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館而卒嗚呼先生雖世臣子然自甲申以前未嘗一日有位於朝而必自外於難新之化濡首沒頂以從之亦可怪也先生諱宇爀字周明別署贛菴浙之鄞縣人贈太僕少卿大漳孫右都御史世

科子生於萬歷戊申十月初二日卒於康熙癸卯四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六歲弟宇熼爲上私謚曰節介娶周氏再娶崔氏子二經與經周女一適經師萬先生斯大祔葬於城西右都墓旁先生所唱酬者周順德囊雲王博士水功矢詩不多沈痛悲楚合爲一卷曰霜聲集先生旣以此落其家遺言諸子雖貧無得妄求宦達聞者哀之其銘曰

莫辭百鍊不磨者金莫畏九死不移者心又惡知夫西崦之日潮落淵深彼一腔血與之陸沈力竭氣索化於鄧林試遊墓道如聞杜宇之哀吟

楊職方塋域志

楊推官兄弟共七人而嫡出者五長推官次職方次文瑛早卒次御史次參軍皆以殉義死而職方最後其絕命詞曰憑誰爇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故同難歸安葬炎士殯之湖南山寺旁韓卽求仲之子也又十二年石門曹給諫廣仗義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參軍死閩無骨可歸而於職方則爲之兆以待遷祔後三年同里林太常時對與先贈公復招魂以葬參軍因議歸職方之柩先贈公曰職方遺意不必歸也夫南屏數里張公蒼水之骨在焉而職方偕雪竇山人均以幕府賓客

其死同葬之地又同又奚殊骨肉之相聚矣於是諸遺民與楊氏皆以爲然不果遷雍正甲辰予館湖上拜着水雪竇墓因訪職方殯得之灌莽中爲加封之職方本末已具予所作楊氏四忠雙烈合狀中同遊厲君樊榭以爲當更志之以備湖上掌故予乃略舉其槪以答之嗚呼推官兄弟其當甲申以前未嘗邀解巾釋褐之恩徒以文懿康節而後世臣之誼不肯負國截江之舉欲聯閩中以助浙者御史最有勞已而事去其謀會同山海以復江東者推官之力居多禍作牽連御史參軍而職方獨得脫推官御史被難參軍逃之劉公中藻軍次

年亦以守福安死假令職方柴門謝客自託於養父以終身有何不可而必不自悔奔走海上求遂其兄弟之志以相從於焦原則亦良可悲矣職方諱文琮字天璧鄞人故諸生監國授職方郎中娶李氏早卒其死也以海上將趙彪營中降卒來告捕至錢唐賦詩絕吭而卒於是其庶弟文琎文玠及諸從子皆遣戍斃於路其家再被籍一門無復遺者其銘曰

推官之弟御史之昆著水之客雪竇之倫南屏山色足慰精魂何必鏡川戀兹社枌

明晦溪汪參軍墓碣

丙戌之夏浙東之勢不支姚江督師孫公嘉績熊公汝霖皆不復能軍以其殘卒付之侍御黃公宗羲黃公因與同官王公正中合軍料簡士伍尚及三千欲渡海取鹽官駐兵潭山浙西烽火響應其時總統列將者吾鄉奉化汪涵叔度也叔度少學於侍御抗慨喜言兵法時中原鼎沸累欲棄諸生從戎至是遂參軍事已而歸安茅翰飛卿以浙西諸公之使來叔度與談兵大喜茅氏自鹿門止生以後皆好兵事飛卿益甚侍御留之使與叔度共事無何浙東失守監國由江門入海潭山之師踉蹌而歸沿途爲 大兵及降卒所梗塞侍御乃諭軍

士不願從者任所之尚得親兵五百叔度爲前導重趼閒行得達四明山中駐仗錫寺侍御再三申戒以山民皆貧不可就之求糧一日侍御偶出部下糧絕不得已取之山民於是山民以語邏卒導之焚寨夜半火起寨中倉皇出鬬皆徒手死者十九叔度從烈焰中殺數人已得出歎曰所圖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還鬬而死飛卿亦歿於鬬中是役也論者皆咎軍律之疏致崎嶇百死之義士盡爲國殤雖然當日之搶攘人力莫施豪傑之士不過存一穴胸斷脰之念以求不媿於君臣之大義而已不然遠揚而去又何不可而必以身殉之乎

叔度居奉化之晦谿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其死也腰閒有軍符故其家得求其屍而合之予求甬上諸忠遺事於奉化祇得一叔度至是其家來求銘亟書而爲之其詞曰

其事不成其死無名其志可矜其目未瞑其銘足徵其人如生

明施公子墓碣銘

思宗以文武大臣多不足用思得勛臣戚臣與同休戚嘗曰此究屬吾家世臣也甲申之變戚臣尚有劉新樂張惠安鞏都尉而勛臣無之李國楨降賊受拷死其家

行賂於南都置之殉節之列恥矣南都則趙之龍劉孔昭朋附奸臣以亡其國之龍首迎附孔昭遁去自是而閩而浙而粵而滇祇沐黔公耳嗚呼明勳臣之無後也中山開平所為飲泣於九原者也而吾於勳臣之微者乃得數人如寧武周都督遇吉揚州劉都督肇基皆以襲爵起家者然兩公已積功至大將其死宜也保定劉指揮忠嗣金山侯指揮承祖李指揮唐禧福州胡指揮上琛以末秩而死事難矣然諸公巳列世爵者也吾鄉施公子邦玠則諸生耳是尤難矣公子字仲茂浙之鄞縣人施氏自明　中予襲寧波衛指揮數傳至都督

僉事翰總戎開府施氏始大郎公子之父也都督雖以甲冑起家而有儒將風詩筆書法皆絕工公子承家學文事武備兼習之既補諸生思以科名自見故於應襲世爵懸而未赴當是時甬上世家極盛薦紳子弟迭相酬酢公子於其中所謂碧梧翠竹者也國難既作思執干戈以衛社稷乃悔曰吾未襲爵無可以號召人者錢忠介公師起毀家輸餉忠介言之監國許以左班從優換授部曹以病未上而江上破益鬱鬱不得志會華職方夏謀引海上師取浙東公子知之謂王評事家勤曰吾招集城東豪傑幾三千人管江諸社爲之魁其餉吾

一人可任也以之補職方可乎評事大喜乃共議以職方主中甄評事與公子主東甄慈谿馮氏主西甄先一日爲夫已氏所發城中大索公子時在管江評事來奔偵事者亦至公子梟其首以兵拒命管江彈丸地然山谷巖險遂得負嵎三日力竭公子拔先世所遺佩刀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公子死而無子都督遂絕慈谿鄭副使平子都督壻也密遣人取其尸葬之都督大墓旁命子孫世祀之副使之子高州太守梁太守子貢生性至今弗替予過鄭氏見壁上懸寶刀性曰此公子所殉也吾以百金從老兵贖之言未旣流涕洗濯因乞予表

其墓嗚呼國亡爵絶昌平之陵且不祀而公子有彌甥
爲之主亦已幸矣銘曰
上公出降徼倖内附廟社之羞不徒門戸峩峩公子攘
臂求死一雪此恥總戎有子

明斐秀才窆石志

桑海之際吾鄉以書生見者最多奇節如所云六狂生
五君子三義士皆布衣也當時多以嫌諱弗敢傳年來
已再世遭逢
天子寛大屢下明詔於是烈士之遺行稍稍得出而予
謬以文章推於鄉里諸公之碑表多以見屬吾友萬丞

勳一日以其秀才事來乞銘謂於今將修府志須君表
墓之文使秉筆者有所據予曷敢辭秀才世居海上江
東之破也秀才正衣巾哭謝先聖廟及祖祠徧詒親知
與訣家人環哭而止之不可則兀立海濱之沙上俄頃
海潮大至浮之而去家人爲具棺衾議以大招之禮葬
之越數日海濱漁者忽見一尸隨潮蕩漾而來視之卽
秀才也顏色如生相與奔告舁歸殮之莫不驚以爲神
張將軍名振守石浦聞之來臨哭焉嗚呼忠孝者天地
之元氣旁魄而不朽者也白馬素車揚波重水盡千載
如一日其長往也雖感之以女須宋玉之誠而不返其

來歸也則亦不可度思斯其所以爲不測也不然渺然七尺之軀天吳之呵護未必如是其嚴也秀才少有大志文章遠出流輩落落不羣或爲夸里中邵編修景堯及第之榮以視之秀才笑曰千里生民之業而但爾乎於是其橫舍中師友聞之皆大驚憂時之亂慨然有請纓之志至是竟死秀才名文煥字長明浙之寧波府象山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妻某氏子某葬於某處更爲之詞以挽之其詞曰

痛星移而物換兮誓將從彭咸之所居彭咸勸予以首邱兮返碧血於故廬短碑三尺怒潮所嘘我銘可傳何

籍其餘

薛高士塚闕文

故國甬上巨室於定海首薛氏尚書恭敏文介二公以同產竝登一品時推名臣而恭敏公長子士珩最稱佳公子士珩字長璵別署白楡少負異才其爲諸生時文介公尚未第定海鄉校所推四雋其一即文介後官禮部尚書其一文介族弟玉衡後官歸德知府其一謝渭後官四川按察司使其一爲先生獨累試不售以明經貢國子先生生而鼎食顧蕭然若儒素內行尤醇篤恭敏之卒聞訃勺水不舉哀毀骨立扺京扶櫬其在苫塊

不入寢門祖母病中思朱櫻適非其時尋卒先生歿身見朱櫻不忍食以恭敏恩得任子讓之其弟蓋其至性過人非徒勉強名義者同里邵尚書輔忠奄黨之魁也先生或與相見有問則答否則竟席無語論者以為不惡而嚴生平動必以禮或以非道犯之怡然不校其人亦內媿終身不敢見國難既作方嚴開薙之令不奉者加以嚴刑無賴之徒乘此告訐或始終崛強至以身殉而先生淳行內孚於里黨託疾不出無敢以此及之者應門之童長年謝客非至契者不得入見終歲以大布之巾蒙頭盛暑不去其園居卽在城北正未嘗入山入

林以晦跡也嗚呼風塵澒洞冒龍門積石之險而不大聲色以過之先生於是乎獨絕也知定海縣朱懋華慕先生再三致意及門皆謝之一日攜具經入園中先生避之不及遂與飲極歡酒闌送之及屏而返握手謝曰恕不報謁縣令歎息而去是後再至則稱病甚不得入晚年點定經史以課子弟海上方多事先生爲世臣風波不及焉予考同時遺民之高節者宣城沈眉生長洲徐昭法嘉善巢端明錢唐汪魏美會稽余若水鄞周唯一六人足與先生合傳其餘雖完節要猶未能謝絕人事顧六人者皆得有力者之文以行世故世豔稱之而

先生之在里中不過稱爲長者莫能言其大節先生固不求知於時然遺民如先生者有幾而聽其無傳耶先生世系詳見恭敏大墓碑中生於明萬歷某年月日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得年八十娶某氏葬某處子某所著有白榆集同志者爲上私諡曰孝定其銘曰

章服之命驅以刀鋸誰稱完節而無他虞斯爲至德冥然逃虛我觀明季遺民亦多苦心畸行或遭罔羅孰如先生保保合太和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

有明革命之後甬上蜚遯之士甲於天下皆以蕉萃枯

槀之音追蹤月泉諸老而唱酬最著者有四社焉西湖八子爲一社故觀察蘋菴陸先生宇燝故樞部象來毛先生聚奎故農部天鑑董先生德偁故侍御衷文紀先生五昌故樞部昭武李先生文纘韞公周先生昌時心石沈先生士穎而桐城方先生授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昭武也南湖九子爲一社故農部青雷徐先生振奇故太常水功王先生玉書故舍人梅仙邱先生子章故評事荔堂林先生時躍故監軍霜皐徐先生鳳垣廢翁高先生斗權故徵士蟄菴錢先生光繡故武部隱學高先生宇泰杲堂李先生文亂其後復增以故評事

端卿倪先生爰楷故徵士立之周先生元初其爲之職志者隱學也已而西湖七子又爲一社故徵士正菴宗先生誼香谷范先生兆芝披雲陸先生宇爆曉山蕭先生劍鍔天益葉先生謙雪樵陸先生寬而故錦衣青神余先生壽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曉山也最後南湖五子又爲一社故太常林先生時對周先生立之高先生斗權朱先生鈇與曉山也其餘社會尚多然要推此四集爲眉目云曉山先生字佩公一字孟威鄞人前翰林改官四川監司樾之曾孫諸生光臨之孫高士非能先生士相之子少而清俊工爲詩古文詞非能先生

自課之甲申之變非能先生尚茂齒憤甚謂先生曰兒曹無庸讀萬卷書且挽五石弓耳先生抱父而泣焚其衣巾自是父子互相鏃厲爲遺民當是時大學士錢忠介公故董氏壻尚書蒼水張公亦董氏壻故國世臣之感兼以姻眷所連倒庋傾筐以相從於焦原者董氏較諸故家獨多先生方館於族兄推官德欽家其參五君子之密謀嘗潛行至海上覘諸幕府已而煙沈瀨息相繼淪喪通判光遠以自縊死推官以兵死農部德偁兄弟父子四人以悒悒死而先生力固首陽之節不妄交一人其所鬱結皆見之詩古文詞陸觀察宇燝嘗取故

督師王公之首藏於密室先生歲往哭之及葬於城北哭之終身杜秀才殉義先生課其子讀書撫之如子海寧查職方繼佐最持標格及遊粤中得交范先生兆芝因讀湖上七子集歎曰吾每飯不忘佩公與披雲也又曰佩公眞古人兄弟更番負米其事非能先生尤竭其力云生於天啓二年九月初三日卒於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娶陳氏子允實允寶孫四葬於柳隘所著有墨陽內編外編閏編嶢山遊草若干卷先生之弟徙山先生德鑣亦有高節不媿其兄年邁而往文獻凋殘諸社老之姓名且有不傳者予友鈍軒董茲方樹董氏

家乘請予爲曉山表墓之文予因牽連及之庶後之學者有所徵也夫其詞曰

南嶽之遺民西臺之故人試過湖上之詩猶令我黯然其消魂百年過者式此孤墳

陸佛民先生志

佛民先生姓陸氏諱觀字賓王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廣西布政使銓之四世孫少於書無不窺其學元元本本洞悉百氏之流别絕工詩古文詞而不自表見丙戌以後悵然棄其諸生其時族父觀察周明先生執掌戈甲開田荆高朱之徒旁午於庭而先生與居相近深坐

復閣中雖祖父忌日俱不出臨莫得見其面者獨周明至則納之語或移日而去乃知二人之跡不相肖而心相孚也周明嘗從容問先生曰今世之委身軍持者以開布薙之令也子之種種者固無恙而何以曰佛民先生笑曰非也吾所謂佛民者拂人也夫吾之冥然而不有其生也亦可哀矣而尚奄然而未抵於死拂孰甚焉拂人者佛民也周明曰甚矣夫子之昧於六書也先生前此授徒甚多至是皆莫得至牀下惟林都御史蠒菴偶一見之其復閣中詩文亦惟周明與蠒菴一見之已亥得年六十有七病卒周明枕之股而哭之曰吾家五

世相韓之痛更誰與吾分此志者乎是日也諸子弟來
會弔者始見其髮毿毿然未有損也皆爲流涕葬於某
鄉之某原又四年周明竟以事死葢自國步改易抗開
薙之命以殞生者大江南北所在多有其不然者或終
身逃之島上獨吾鄉蛟川薛公自榆與先生偃然居城
市中風波不及須鬢依然斯亦高蹈之一奇也然而柴
門謝客甘心於死灰槁木以逃世網斯尤難矣今先生
之後甚衰遺文散失殆盡漸無知者周明先生之子經
異以其事請予揭諸墓予乃序以貽之

陸披雲先生阡表

吾鄉湖上前輩二陸最多奇節贛菴副使之墓志於姚江黃公其子經巽以事不備重乞予爲之碑已而又以披雲先生阡表爲請因曰昔宋季桐廬二孫之志晉卿華川先後爭勝何如子之兼之也予文於昔人何能爲役而懼隱德之弗曜曷敢辭先生諱宇㷂字春明別署披雲贛菴副使之第五弟也負才自喜俯視一切副使風格稜稜不可犯而先生稍濟之以和故世人親之以爲夏日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厲行雖嚬笑皆歸名節則一也丙戌後棄諸生與喪職之徒遊荒亭木末時鬪野哭同里杜秀才懋俊仗義物故先生藏其遺孤憲琦延

師教之長爲授室憲琦羸弱先生撫之如嬰兒苟見其邑理不和輒有憂邑華亭張閣部孫茂滋囚鄞獄中先生百計出之茂滋旣出而病幾死先生一茶一藥無不躬親葉布衣謙早夭先生養其母終身其後茂滋旋里甫舉一女而卒憲琦亦夭先生每與客言之未嘗不於邑淋漓廢餐竟日桐城方授亦遺民之好奇者避地來鄞先生館之湖樓中授遊象山而卒先生經紀其喪收拾其遺文以致其家青神余荅來鄞亦館於先生以是盡喪其先世所遺之產而不顧也副使崎嶇島寨之間踪跡鯇碗已而終以降卒所牽逮入牢戶家門震動禍

在不測先生上奉家廟下撫諸姪神色自如風波甫定而兄死矣先生隻輪孤翼身益窮節益厲故太史葛公世振登啓事親從爭從臾出山太史尚壯年先生以十斷句爲祖道祝之以危學士和州之役太史歎曰吾尚可以行乎力辭不赴嗚呼翹車弓乘古人所以致畏於友朋者至後世益希闊矣先生以危行發爲危言故闊者足戒而太史累奉徵書卒保高蹈先生性嗜異書晚年家既貧不能具寫官乃手鈔之瀕病不倦從子官山左令其訪東萊趙隱君士喆遺書垂歿尚以其書未至爲恨自棄諸生卽練衣蔬食叢林或以爲佞佛爭勸之

披緇先生笑不答及遺命不作佛事衆始瞿然少時嘗買若娘為婢已乃知其為宦家女遽還之不索其值國難而後傾家以贖子女之被掠者三鄰或以急告雖出晨炊之米應之弗計也然以先生之大節言則此特其緒餘耳董處士劍鍔評其集曰先生裁冠正衿危坐一室焚香瀹花意其人為右丞蘇州一流乃唱歎之餘則為羽徵變聲如風如雷不知者以為詩殊其人其知者以為人寄於詩也聞者以為知言所著覲日堂集八卷藏於家先生生於萬歷己未十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甲子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六歲娶朱氏再娶沈氏葬

城西李家橋之原其墓志乃自製者子經且其銘曰
西湖之西喬木蒼蒼康偉而後三石爭光豈於右都不
屈逆奄明之世臣吾鄉所瞻乃有高節國亡彌厲右都
之子副使之弟

宗徵君墓幢銘

改玉之際吾鄉諸遺老社會極盛而湖上之七子苦節
爲最七子之中以詩言正菴先生爲最正菴先生姓宗
氏諱誼字在公原籍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遷鄞曾祖某
祖某父某徽俗以懋遷有無爲業起家至陶猗者不可
指屈先生之父亦以此豪於貲而先生之性所好獨在

詩繞牀阿堵絕口不道若甕儒然江東起事議以正兵食正餉義兵食義餉正兵者方王諸營是也義兵者孫熊錢沈諸營是也正餉之出自田賦者既盡隸方王而浙東數十州縣各有義兵但食其地勸輸之餉勢既不給尚時時爲正兵所掠奪於是遂乏食鄞之義餉以故太僕甯推之爲主其人已迎降江上爲諸公脅之以從則日聱兼金賂貴戚得入閣反乾沒里中所輸而出內於軍中甚吝先生慨然發其家得十萬金徑送錢督師營督師疏請奬之且言其才宜在館閣監國召詣都堂先生曰是將以卜式出身也辭不赴江師航海資糧屏

屨不能不仍仰之內地先生家已落猶貸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益至是厨當一空遂無擔石之儲而先生怡然湖上之結社也陸披雲董曉山葉天益陸雪樵皆鄞產范香谷則定產而蜀人余生生以寓公亦預焉七子以扁舟共遊湖上或孺子泣或放歌相和或瞠目視岸上人多怪之先生之詩如怪峯奇瀾嵯峨淡洌不自人間所著有南軒南樓二集湖上集蘿巖集西村集療飢集晚年合爲懸囊稾刪定得六卷然此皆其外集頗和平至內集則無見者先生性狷急嘗在先贈公座中擁爐圍火適有客至其人頗遊時貴之門將以淡

巴菰引火先生拂然遽曰汙吾火矣晚年所居僅破屋時至絕粒哦詩不衰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夫人某氏葬某鄉某原其愚囊稾今藏董生秉純益周卽墨證山所手書其銘曰

於國有益於家奚惜其命雖窮其詩則工荒江夕照靈禽所弔讀我銘文如見其人

范處士墳版文

范處士者諱兆芝字香谷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工部員外郎我躬子也處士少不羈負才自異揮霍一切家漸困里人多笑而遠之其婦翁謝氏為豪宗子弟裘馬

炳赫處士視之若無有而諸謝亦以其落拓弗喜也獨其婦弟二人者嚴事之處士曰吾婦家祇此二人者稍可餘俱奴才耳時以比之趙岐同里華職方嘿農負風節處士宗之一步一趨皆以為準職方鞅掌國難處士助焉戊子翻城之役亦牽連被囚將行刑矣謝徵君時符其婦叔也以奇計脫之遂挈家避地鄞之東偏處士自遊江上諸幕府以來家盡落連遭挫折不自得每酒闌日暮語及平生則怒髮裂冠彈指出血座上人咸惴惴惟恐其辭之未畢也好義日益甚華亭張茂滋被俘陸公子披雲出之獄未能為其歸計也處士曰在我而

已爲之治行李設祭於閶郡墓前送之歸皐亭復爲之謀其家事方去已而窮甚乃訪故人於廣東甫至而病遂不起其從人爲旁皇作歸櫬計適有自慈溪至者過之泫然泣曰是嘗拯我於厄者殯當於我歸卽爲輿致其喪至家然其家終不知處士之於是人所拯何事也處士之出遊也中途遇查職方方舟相得甚歡職方攜女妓一部於舟中日邀處士過船飲酒醉則相與臥妓側至其密語人莫得而聞也臨別與處士約以次年同歸湖上脩史而處士死處士生於天啓甲子某月日卒於順治戊戌某月日子一基宥女二其長者許陸經旦

披雲子也未娶以哭父瞽范氏辭於陸請更娶陸氏不可而女竟以毀卒披雲痛之乃更娶基宥女配經旦子處士卒之十五年其孺人卒而謝氏二弟皆已貴爲之營護其家重以姻好焉處士所著復旦堂集及諸書皆散佚於廣東經旦以其殘稾歸予而請爲之壙記予不敢以蕪劣辭其銘曰

雖厭其心未瞑其睫嗤彼皮相目爲遊俠

葉處士志

葉處士謙字天益浙之寧波衛人也其始祖自潛山以功賜爵世襲百戸來寧波居北郭曾祖武畧將軍綁當

嘉靖時海濵方有王直之亂寧波東隅日被兵城門晝閉浮梁中斷大吏僅保郭內武畧憤甚出家財募死士爲禦賊計一日傳賊至閉門叱纜徑渡遇賊先鋒於七里堥直前揮殺賊大創而兵不繼賊踵至武畧與二子俱死之詔胥其所襲爵爲千戸時武畧年僅三十六相傳其人放誕好飲博市廛中一旦臨大節始服其義至處士乃以儒學起而亦以國亡爵絕處士爲人守規蹈矩跬步不妄工爲詩其嚴格律審流派亦如其人顧自謂忠節之後不肯屈身二姓嘗曰我家雖不敢與晉之陶氏比大然其爲世臣則一也聞者多笑之當是時甬

句東遺民極盛而寓公亦多桐城方子留成都余生生華亭朱菊齋皆重處士詩筒往來無日不相唱和顧蕉萃特甚嘗於夏月曝衣持武畧所遺緋袍泣曰此茜色者尚與當日沙場戰血相映紅也今孫輩之生存負乃祖矣所居不蔽風雨其徒或爲之謀徙宅則曰此所踐者先將軍賜第之土也弗敢易一時遺民共爲賦城北破廬詩周鄮山過之歎曰昔人之稱東發一餐竟日不願長生今於天益見之時處士母在堂束脩所入不足供甘旨則稍爲人應詩文之請以潤筆然非其人不許也尋病瘧不起訣其母曰兒所恨者以母在也不然兒

死晚矣無子葬於城北武曙大墓旁嗚呼處士之猶志柴門其與武略之橫身馬革一也顧不得之軍師國邑之世臣而得之草野乃知忠孝之稟各有所鍾數十年以來耆老殆盡固無能知處士之大節者即以其詩亦在湖上七子集中而今知者鮮矣予友董玄既屬予撰曉山先生墓版文更爲處士請予乃爲之志以俟他日之錄遺民者

周徵君墓幢銘

鄮山先生周姓諱容字茂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少即工詩常熟錢侍郎牧齋稱之

謂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所見詩人無及之者錄其詩於吾炙集國難後棄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非其倫也先生以布衣詩人名顧其素心原不肯以山澤臞夸篇什者即其抹徐御史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京人物不足語此先生未知名時首為御史所識拔揚不啻口出海氛四起多掠資糧於內地御史一日遊山莊為土兵突至縛之去竄平西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因水牢中親友莫敢赴先生故常來往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之朝先握手道故遽釋御史歸而部下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賄故來請或力而拘或墍而免

將軍乃爲秀才歟邪朝先故武人忽發怒下先生獄榜掠之先生不屈賴座客方君伯呂萬君旋吉百方營護而沈閣學彤菴亦以爲言伯呂等再請之得放還然先生足由是躄嘗自笑曰吾今且爲牛人因別署躄翁嗚呼由其報知已者觀之而其君臣父子之閒可知也先生蹤跡遍天下所至皆有詩於浙最厚查方舟於山右則中允盟傳青主於江右則王於一於閩則許有介於山左則子公治紀伯紫喪亂而後嘗盡薙其髮爲僧矣未幾以母在返初服晚年已倦遊適有以非意干之者乃復出門時里中史侍郎立齋官於京招先生往已而

有博學鴻儒之辟朝臣爭欲薦之先生以死力辭次年卒於京邸生於明萬歷已未某月某日卒於康熙已未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初娶金氏亦工詩乙酉之秋方產女七日喧傳土寇入城先生欲奉親出避而堂上徘徊不前孺人知之曰以吾故使舅姑瀕於危不可然吾亦豈可辱乃爲素羅之歌引羅自經婢急解之雖未絕然已困不能起時人歎其義烈再娶梁氏合葬於某村子宛春先生所著有春酒堂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乃其手定之稾其生平祕惜之作多付之火四鹿爵時著辯志一卷以紀時事今亦不傳先生有一僕

甚義先生卒時或欲以兼金賄僕取其集以去僕固執不可先生最工書亦喜畫飲酒數斗不亂詼諧閒作輒傾一座丁亥游閩有以千金屬一事者揮去弗顧太原閻徵君百詩嘗曰鄭山吾家白奇山人之儔而詩過之雍正癸丑宛春寄予書京師以餘杭孫海門所作傳乞予表阡忽忽六年未及撰稾予罷官歸宛春來請益力且言海門之文不工然予文豈敢謂其必傳耶其讚曰

先生之節不愧遺民浮海急難幾困波臣出其餘事乃作詩入我銘其阡以慰後昆

耕巖沈先生續志

少讀南雷前輩所撰沈徵君志愛其文顧不知其有志而未葬也蹉跎至今六十七年猶未葬徵君之孫兆符以賣畫遊江湖閒語及之卽流涕嘗曰先公生平重至性每展轉以應朋友之急其在甲申以前不可勝紀甲申以後尚多有之崑銅先生殉節暴骨雨花臺後適有石埭令姚六康介人求見先公曰若能爲我瘞崑銅殊勝於見我也六康亟召崑銅弟子以葬資而其弟中飽其金先公復貽六康書卒葬之蘭谿令李滄葦餉百金先公故不受達官一絲粟時適欲葬故人乃以其半爲葬費而以其半坎而埋之先公之於朋友如此而今何

如矣猶憶二十年前吾友長興王豫者志節士也嘗聞而悲之為書以告浙中好事之士謀裒金以成此事而不克今王豫亦死予官京師有以寧國守來見者予將屬之及見其人則俗吏也恐言之亦無補乃止及歸而予連遭先人之變不暇念及此去年之江都聞臨川李閣學持節試自下予渡江訪之欲令撫下有司為助而臨川病甚弗能及因歎麥舟高誼如斯之難吾輩徒手之苦賦詩一章志慨迫返棹江都朱上舍重慶見予詩而歎曰嘗有如耕巖先生者而忍聽其一棺淺土耶吾力雖薄當為任之予狂喜亟下拜時已歲暮予歸浙東

今年重慶以書來促予束裝共赴宣城而兆符館於桐鄉予乃使人邀之同行顧重慶亦貧其里人馬曰璐聞之致金爲助而仁和趙昱故前此王豫所致書屬之者也亦以書來且助金遂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原勒南雷之文於石納諸壙中而予續紀其葬之歲月於後兆符曰予年十八以先公志石乞銘南雷拜謁牀下猶憶南雷深衣幅巾須眉龐古流涕哭於寢門之外南雷之文行天下且三易寒暑矣而先公至今始克歸黃土悲夫

鮚埼亭集外編卷六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四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初白先生之墓方侍郎靈皐爲之志其彌甥沈生廷芳復請表於予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於湖上時方學爲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沙曰此劉原父之詞也年來學殖荒落慙負先生期許之意然而知己之感又曷敢辭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別署查田改名愼行字悔餘別署初白浙江杭州府海寧縣人明順天府尹某之

五世孫贈兵部主事某之曾孫兵部主事某之孫贈翰林院編修某之子先生少受業於姚江黃氏與講會然所長最在詩浙之詩人首朱先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湯先生西厓實鼎足至今浙中詩派不出此三家自先生未通籍詩名聞於

禁中顧垂老不第康熙壬午

聖祖東巡守以澤州陳公薦驛召至

行在賦詩隨入京

詔直南書房明年

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公族子昇

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先生曰老查　南書
房於侍從爲最親望之者如錄眉天半顧其積習以附
樞要爲窟穴以深交中貴人探索消息爲聲氣以伎忌
互相排擠爲幹力書卷文字反束之高閣苟非其人即
不能容而先生疏落一往辰入酉出岸然冷然或應
制有所撰述立即呈稾先生非有意先人顧不能委曲
周旋同事於是忌者思去之乃以　武英殿書局需人
薦充校勘官稍外之也
聖祖故眷先生諭書成仍侍直在局二年而竣再入直
不數月忽有

特旨免侍直歸院先生遂以病乞假院長揆公留之遲
延一年先生請益力竟歸先生長子克建成進士最早
後三年先生次弟嗣瑮繼之爲翰林又三年先生入館
又三年嗣廷繼之克建亦入爲刑部其時查氏庭前有
連桂之瑞門戶鼎盛而先生片帆歸里蕭然如老諸生
角巾野褐徜徉湖山當事希得一見田父遇之時相爾
汝克建卒官先生益無意人世已而大難作闔門就逮
先生怡然抵京自陳實不知本末諸大臣共訊亦喟然
曰彼固倣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遼濶寧復知之
倘以此株連不亦枉乎乃共以其情上聞

世宗亦雖悉先生高節特令釋之并其子嗟乎先生之
掉首於要津者乃其所以脫身於奇禍也詩人云乎哉
先生所注蘇文忠公詩五十二卷搜羅甚富施王二家
不足逃也敬業堂集四十八卷已行於世晚年所作者
不預焉乃爲之詩以勒之詩曰
世皆集菀吾獨集枯青山獨往保玆故吾人亦有言何
不競進豈知明哲置身安隱

杭州府錢塘縣教諭左丈江樵墓幢銘

江樵先生姓左氏諱臣黃字紀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
也　國初吾鄉諸老先生以古文有盛名於天下者莫

如姜編修湛園文之爲萬五河管村而先生古文更出其上忽而精悍勁峭如孫可之忽而回翔紆餘如曾空青樓大防忽而生澀如吳淵穎從心變化不名一家顧湛園管村皆遊京洛京洛之元老輸心推挹以是得出入承明未央之庭竝參明史館務而先生落落穆穆不求人知其氣力無由達於

廟宇亦遂無有物色之者先生口吃其爲人疏散任本色威儀率畧最重名節雖先輩不肯少寬假嘗以周徵君鄧山未謝酬應累諷之一日詣之曰商容易代受寧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

徵君笑而謝之然不以爲忤也其後徵君之子宛春乞予銘徵君之阡深以先生此言爲憾予謂徵君大節終不媿於遺民而先生不失爲諍友並可傳也累試布政司老而得薦北應計車仇侍郎滄柱在館中自度是年必入春闈親過之屏左右問所欲言先生嘿不答次日侍郎赴鎖廳猶留關節一紙戒家人待左相公至密與之先生聞之卒不往侍郎在闈搜索先生文甚苦及拆卷乃知先生文固在本房然已置下選矣歎曰平生浪說古戰場此之謂耶先生晚以選人之籍司教錢塘氈索莫不改其樂弟峴任廣西學使有貲甚夥先生不

肯一分潤也所著有江樵集藏於家先生之子如晦嘗乞予銘予未及銘而如晦死後十年始銘之其詞曰

不逢楊意肯學王維老我布褐潔我儒衣試看墓下帶草離離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故京兆鹿亭胡公諱德邁字卓人由康熙丁巳舉人選中書科舍人掌科事遷江南道御史歷掌山東山西陝西河南諸道管理登聞鼓院稽察錢局巡視南北二城丁內艱再補浙江道御史掌河南道遷順天府丞署尹事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位公歙徽人也

自其曾大父始爲鄞人隱約者再世至中憲大夫文學
始以甲科起家用御史巡淮鹺内升超六階已推太僕
寺少卿未上以疾動乞假去公父也胡氏仍世爲臺臣
竝有聲然皆未展其用論者惜之公之少也承先世膏
粱之蔭顧十三歲而孤遂遭家難先是公之嫡母邱太
恭人無子早卒繼室以汪氏汪氏亦無子公生母洪太恭人
之來歸也稍後於汪氏而汪氏以其有子忌之太僕下
世宗親中有無賴者導汪氏以一飯之先自尊而別立
後且謀害公擧家大譁汪氏以多金重寶賂諸無賴欲
籍官司之力把持其事官司中有不謹者亦從而鼓之

然卒不得直汪氏訟雖負而其所以蕩胡氏之貲者且數十萬及公長舉家爲汪氏危之公念其爲先人辭劍之遺仍以諸母之禮事之兼珍之養歲時行慶上壽之禮亞洪太恭人一等而未嘗少有忽忘汪氏內媿而已及公卒而汪氏尚存哭公大慟曰吾悔當日之爲人所賣也嗚呼世教衰薄有以前母之子陵其後母者有以爲人後之子但知其本生父母而不知所後父母者有以嫡母之子置羣母於嬖列者不必其有怨與否也又其甚者明張太后之於世宗手挈神器以付之大禮之爭於太后無豫也而世宗妄遷怒焉百種摧折以終其

身其於人道幾不可問汪氏於 公其義絕矣公之坦然
相忘而寧過於厚蓋懼傷太僕重泉之志可不謂之孝
歟公之為臺臣也所上奏疏皆有關於國計民生而最
有關係者兩事其一 以丙子夏江南督臣題留知府在
任守制公言
聖世首崇孝治不應違例妄題仰懇
天語申飭以維人道之大經其一 以丁丑春言
聖主求賢若渴臺省風聞之禁宜加寬宥以作敢言之
氣時以為有古諫臣之風他如請發積貯以卹民隱加
矜慎以平刑禁計典大吏之斂索皆名言也豪民有強

據人妻者公痛懲之八旗人有強勒人歸戶者刑曹朦混不得其情公訊釋之精明強固莫之能撓又嘗有旂商遁殞平民以重賂求免死薦紳亦多爲之請公卒不可然公之接物煦煦如冬日望之不知其風概若此也公於童時已工詩父友李隱君杲堂器之甫冠即追隨黃都御史蘗園方外嘯堂之徒爲西園之集及丁洪太恭人艱服除徜徉林下若不欲出山者太僕有小築在所居之西曰適可軒曰岸上船曰隱心書屋公於其中更增廓之曰寶墨齋曰野意亭曰涉趣園曰延月廊曰含綠窻曰書畫船曰悠然閣曰天香逕其巖岫曰雲蟄

曰雙虬峽曰飛鸞曰青芙蓉曰與賓從唱酬其中湖山
風流於斯爲盛取黃山松液製墨博采方程故物春以
爲貽故所作甲於江左於是張大尹蒪山杲堂之子東
門董太學可亭皆仿其法製墨巳而部檄敦促入臺副
京兆治三輔睠懷里社未嘗一日忘命諸子更闢所居
之東欲別有所營而公卒矣義襟敦篤里黨之中蒙其
惠者不可指屈風趣眞率家居青鞵布襪不知爲貴人
也書法大肖趙董二文敏公云生於順治十七年九月
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六歲葬於城東紀家山之陽有適
可軒集娶張氏封恭人亦工詩其與洪太恭人以姑婦

相唱和有世德堂集遺周氏子四銘彝銘常俱貢生銘嶧舉人知南充縣銘鑑監生女二孫七人曾孫五人公之卒三十年而銘嶧偕冢孫鼎台以神道之文爲屬乃爲之銘曰

天都之望集於我邦世襲繡衣兼有文章蔚爲清門世德克昌佳城鬱鬱表茲鄣江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孫公誄

雍正十有一年

天子特命江西提刑按察司使孫公前往署理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未及離任卒於南昌之邸其門下士全祖

望闕訃於京旣已爲位而哭因念使君之歷任外臺暨
椎使也爲名憲臣其任牧守也爲循吏是皆班班在人
耳目國史家傳當自能詳其顛末卽以使君之蒞吾鄉
而言遺愛所存亦更僕不能悉指也獨有一事實掫行
於吾鄉而其功遂流布於浙河東西然莫知其出於使
君者斯予不能不於哀誄之中仿柳子厚狀段太尉例
表而出之先是浙中以大逆累出
天子爲世道人心慮欲加警飭於是
詔罷浙江春秋貢士設觀風整俗使以訓之時奉
簡命持節至者爲大宗丞奉天王公旣宣揚　國家所

以激厲風俗之意人人當知大義甚諄且備未幾即與總督宮保尚書彭城李公學使翰長交河王公先後上言浙人感

當宁教育之恩洗心滌慮痛自湔除而復科一事尚未得聞以請使君之以太守至也嘗言諸生以立品奉公爲尚而有倚託青衿不急國課作四民倡其罪尤甚是在平時業有嚴律今約於試士時先使有司覈報苟有此輩即令停試俟其既完方得從有司具狀補錄倘能久而成風則士以逋糧爲恥相率奉公民風亦歸厚矣時里社不肖騳聞其事不能無怨使君弗爲動也已而

學使行部至寧聞使君之所行善之卽令行之通省是歲浙人之課爲天下最是時
天子已嘉浙人自新之速有意施予恩澤及聞此事大喜卽降
俞旨准令復開科試且以學使訓迪有方
勅所部議敘前此浙人惕息震雷之下深以含生負氣忽見屛於
聖明之世高天厚地俯仰無措至是覲光有路歡聲雷動而不知實自使君成之猶憶戊申之夏予適以事在杭時學使方膺

寵命予往賀之學使笑曰孫使君之功也然而使君未
嘗與人言故人鮮知之居嘗竊讀邸鈔竊見
聖天子愛民如子之意如江蘇積歲浮糧一時蠲貸山
左折留漕米以至直省少有水旱卽令停征催科之不
急三代以後實所未有然而夏稅秋糧則內外官賽祿
廩以至邊海軍需一切祭祀賜予之用皆所取給使長
吏務爲姑息之政釀成罷民將恃學校爲狡窟馮市褐
爲護符慝者効之相習莫療及其決裂而莫止勢必復
出於鞭箠敲朴是適所以罔之也使君之爲此所謂本
雎麟之精意以出之者不學之徒寧足以見其意哉使

君之初下車訪士於萬先輩九沙始知有予姓氏其後
顧予最厚然予未嘗以非公一至使君之室而使君之
重予者更甚夫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固人之
所不能自已而不得拘之以少長貴賤之分者也爰拜
手而爲之誄詞曰
西涼之域茂陵所開胥十六國繼葪嵩萊歷唐宋元頗
稱乏才運際中天乃起其衰峩峩使君破荒而出如錬
石手以補天闕花磚綾被三館矜式洊歷方面樹藩秉
臬彼名與位有如飄蓬惟兹令聞可以無窮吾家枌社
桐鄉之東甘棠蔽芾我思召公

馮丈南耕墓碣

梨洲黃公之學吾浙東英俊多出其門下而最先推挹之者慈水馮氏也當是時津撫畱仙先生兄弟首傾倒其學躋仲侍郎以文章風節相顧行嘗有冒梨洲名致箋鄴仙者躋仲舉其中誤字以為疑鄴仙曰太冲多學嘗有所出時人傳以為雅語畱仙兄弟既逝帝皇道濟皆嚴事焉而馮氏後起之秀乃有崛強特出則為南耕茂才南畊嘗聞梨洲之論又讀其所著書不盡以為然嗚呼以歐陽兗公之學而原父介卿皆不甚服之古人正不以苟同為是也南耕之學未必皆足以匹梨洲要

其所以角逐於膏肓壘守之閒自有不可泯沒者而惜其阨窮以死世遂無知之者嗚呼可悲也夫初吾鄉前輩有講經史之會棃洲歿後萬八徵君石園實主之南耕閒從講會諸公得其所記錄以爲未盡核多所彈駮石園於書無所不讀然南耕所攷據證佐嶽嶽莫能難也嘗謂學人言胡梅磵通鑑注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則近來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朏明顧景范閻百詩莫能過也顧顧南耕長於持辨而嬾於著書既不過頗怏怏得酒即喜劇飲頹然有問所疑者隨口答之雖甚醉井井如故而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曹

識之可耳何以記爲或言其於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總未嘗出以示人學者固請之則曰吾尚有所待也乃未幾而不戒於火晚年益自放日穿穴於佛經決隄倒瀾若有所悟然南耕故儒者其忽逃而之禪葢有所不自得於中而自其春秋被燬遂卒無一編半冊傳於後者可悲也夫予嘗與萬丈九沙偶舉通鑑胡注之誤者數條九沙歎曰南耕嘗言之矣顧予及冠出遊家居時甚少未及一見而叩其所學爲可恨也南耕諱某字若園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晚年一貧如洗好事者或載酒餉之則庋佛經於閣相對極歡陶然而醉客去不知

眞古之狂也

張丈韞山墓表銘

張先生諱錫璁字德符別署韞山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張氏舊以多財雄於甬上至進士雪汀先生士塤始受業姚江黃先生之門稱高弟是爲先生之父進士之長公漁溪錫璜亦舉於鄉是爲先生之兄先生讀書承其家學鄭高州寒邨范延平筆山萬徵君石園皆契之其賦性醇厚而和平聖門之所謂善人也其造詣不言而躬行漢世之所稱長者也其爲詩古文詞溫乎如玉莫非有德之言東野所云賢人之心氣者也顧先生所

難及者尤在處兄弟之閒方張氏之隆長公委家政於先生租賦貨賄無不出內其手所以應阿兄之需者惟恐不至既而家中落勢不支從子輩請析居肥瘠之閒淡然弗問也葢其兄弟閒畢生有姜肱之好集枯集菀皆能以春容之元氣消其城府斯其所養可知已豪於飲其觴政亦風流緼藉意味深長與老友胡京兆鹿亭萬編修九沙張大令蕚山李東門柴漁山鄭南谿每歲爲消暑消寒之會唱酬無虛日晚年遂成窶人又得足疾終日兀坐三餘草堂之西樓童僕逬散四壁蕭然不改其樂也先生於通家子弟最愛予謂他年可以與斯

文者先舅蓼厓先生嘗有不快於予偶及之先生笑曰天下豈有以舅氏而與外甥爭名者耶通席爲之軒渠是日先君亦在座歸而詈予曰汝無以張丈之言妄自怙也先生之善解人頤類如此生於康熙壬寅月日卒於雍正辛亥月日得年七十娶胡氏子五孫七葬於玻南之虎狼潭所著有轠山集先是觀風整俗使宗人府丞左吾王公至鄞闔先生之懿行表其閭云卒之後十年其孫炳來問業請予表先生之墓予始爲之表而系以銘銘曰

是爲有道張公之塋勒我斯銘以當易名

柴文漁山墓表銘

漢時於學校中必有高材生之選以是知瑰偉軼羣之士古亦難其人也吾鄉自　國初諸老先生逝後陳先生宗獻爲古學同時和之者爲董先生次歐陳先生魯水柴先生漁山而漁山之材最高其爲文浩浩落落不依傍入門戶如河決下流而東注也如登高山而小一切也如庖丁迎刃解牛而磅礴自如也充其所至歐陽兗公蘇學士晁詹事之流詩則渭南一派於是前輩鄭高州寒邨一見驚倒許其以詩古文詞名世前此先生不甚愛惜所作及聞寒邨之言始稍稍收拾之題其集

曰鄭存草然先生筆力殊絕於人而讀書畧見自許以故少深造精進之功生平嚴事惟宗獻相見多鏃厲甚至垂涕泣道之及宗獻歿而先生漸浮沈於唱酬燕集之閒嗚呼有高材而不得竟其所至中道而畫良可惜也且益以見師友之助爲人生所不可少已爲人伉爽負奇氣篤於古道撫宗獻之遺孤二十年如一日予聞宋魏文節公罷相家居善引掖後進張武子王季夷之徒日相唱酬有柴張甫者俠士也下筆千言文節尤喜之然卒不達而死漁山之才頗類張甫豈其苗裔耶文節愛張甫而不克援高州愛漁山而亦未展其蘊悲夫

先生諱梓庭字上林別署漁山世爲浙之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生某年卒某年得年若干娶范氏子二葬於某鄉之某原先生歿二十年予求其遺文欲爲論定而所謂鄭存草者以予少時所見已不能得其什一矣嗚呼以先生之性稟生前旣未能盡其材即其所小就者亦失亡於身後不且將泯乎無傳耶乃爲之銘其詞曰

挾天之才而厲止於斯將無造物之忌人有以敗之我銘其幽亦無愧詞

墨雲董丈墓志銘

予少時過鏡川見棃洲黃聘君所撰蓬廬董贈公之墓表摩挲石碣愛其文贈公者墨雲先生之考也又三十年而墨雲之子又衡任以墨雲墓志請予文不足爲棃洲役顧先生之淳行則善繼其家聲者也按狀先生諱允爵字參雲一字墨雲贈朝議大夫應遵之孫蓬廬先生德巍之子蓬廬子四長國子學正允雯次永昌知府允雯次膳部主事允霖皆沈太恭人出副室王孺人舉先生家世膏粱甲於甬上天性孝友接物以寬應事以愼喜怒不形於色補太學生或勸其從事於科舉則喟然曰三兄俱在仕路如偕出孰與事親者奉沈太恭人左

右無方曲體意趣雖與三兒析居而田園賦稅一切皆掌於先生之手三兒板輿迎養旁午交錯太恭人以先生之善養不忍舍之而去遂不復行已而長公逝世次公遠去滇中太恭人哀樂遞傷幸先生在膝下委婉承順晨羞夕膳得以加餐從子竝先自楚歸先生與共讀書爲之授室於已之居然而門戶日闢婚嫁日繁先生以一身任之雖資斧不繼拮据從事未嘗使太恭人與兒知之也太恭人患足疾臥牀數載先生晝不解衣帶終夜不敢熟睡其逝也哀毀骨立嗚呼世教衰薄大倫乖剌有以前母之子而淩其後毋者有以後毋之子而

摧挫前毋所生者履霜之痛蘆花之悲聖賢尚遭此厄至於嫡庶之閒九所不免而先生之於沈太恭人較之所生有過之無不及可謂孝矣永昌之貳守於東萊也招先生爲左海之行先生赴之遂得遍覽大澤天柱諸山洞竹林寺三山島蓬萊閣諸故蹟謁東海神廟有吳道子畫歸而摹之府署之壁因謂兄曰坡公彭城風雨之夕諒與吾兄弟對牀一致耳秋深取道金山虎邱一帶縱遊而歸城東之獨山舊有莊其後傾圮先生重葺之題曰愛廬時王孺人尚在堂取愛日之義也九宗七族之中貧而無告者竭力周之顧以享年不永未及四

十而卒君子惜之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春秋三十有九娶黃氏予中表姑也子任太學生女二葬於梅湖栗樹塘之尹嶴銘曰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門論士得此非易而況生於素封之家長於貴介之地純心篤行舂容無際曾斯人也而不壽吾不知大造之何意千年馬鬣葱蘢佳氣寒山片石永言弗敝

學正董肇雲先生墓表

六朝重世家誠以宿德耆老必於是乎出其爲風俗所關不少後世日凌日替新秦之門戸狠犺無狀矣其猶

有六朝之遺者吾甬上爲最甬上世家近亦就衰其能力持高曾之規矩者董氏爲最董氏之宿德耆老以予所見蓼存先生其最也先生自其王父以來累世擅膏粱之望而好禮樂善亦累世不怠吾甬上世家之勤施流澤莫之或先也及先生之從兄弟或官六曹或守方而或佐成均相繼翱翔天路而先生高文積學累試不售遂以明經上舍需次儒官顧澹於宦情終身不出至其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盎然爲先人培元氣則孔子所云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者矣先生之扶藉族鄉者事不勝書書其大者自王父擬立先廟先生又建崇本書

院於廟旁置田以充膏火之需董氏子姓皆得肄業葺修始祖墺道以及列祖丙舍大會宗人椎牛上冢重纂族譜又編遠祖純德徵君廟志每歲青黃不接出倉庾所貯以賑諸宗歲杪又贈以銀物太孺人張氏早卒繼太孺人亦張氏渭陽寒泉之慕其於二家舅氏一體同功不分厚薄外舅范君夫婦未葬葬之妻弟無子買妾贈之禮部侍郎甡中史公先生僚壻也未遇時窶甚先生周之無算女兄弟三人或不永天年或孀居撫其諸甥使得有成有先業在鄮溪溪上輿築若塘若堰若橋不惜多金歲租所入不以輸家即存之溪上次年平糶

以拯疲民嘗有盜夜竊先生所糶金而去者先生榜之於門曰吾之出內於此署有古人社倉之意以爲汝鄉緩急今盜吾金是亙鄉也汝其能無媿乎盜於是夜復還所竊金次日謝過感泣蓋先生之古誼出於天性初非慕義強仁者流故其心城血路至於穿窬之輩俱爲悔悟嗚呼漢人引鄭長者之諺曰三世富貴知飲食五世富貴知宮室予嘗以爲鄙言夫累世富貴而惟飲食宮室之是曉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耳若先生之深醇豈弟鄉井稱爲有道士林推爲君子豈非克世其家而不媿於宿德耆老者歟先生諱允彝字肇雲一字彝

存庠貢生候補州學正曾王父光冡南京北城兵馬司副指揮王父應遵諸生以孫永昌知府秀𦊆贈萊州府同知父德嵩諸生孺人范氏生子元裕元毅李氏之簉生子元敬敏政胡氏之簉生子元敘女四孫十一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六元孫女一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七葬於桃源鄉之姚王塔又八年而第四子敏乞表墓之文於予惟敏也恂恂有篤行能嗣先生之風予益樂爲之銘其詞曰

周官六行備厥躬九宗七屬慈惠鴻世家喬木增穹窿墓田高敞足有容蔿家他日壯崇封

范培園墓誌銘

城南老友范君培園精於岐黃之學其所造葢高鼓峯之流也其人之伎義好古亦高鼓峯之流也培園九歲喪父十有四歲喪母零丁孤苦家無一壠之植顧於殯葬大事能要於誠信雖成人有弗逮識者以爲有道之器補國子生工於所業可以進取於功名之路而以貧故隱於醫其治病巧發奇中自嘗路及薦紳士大夫以至下戸無不延之終日肩輿不得少憩猶苦未遍然培園寧先下戸而謝豪門或終日無所得弗以爲恨以是雖負盛名而其家一貧如洗里中耆宿與培園同甲子

者前翰林蓼厓蔣先生陳文南阜前磁州牧蔣君西郭
皆與培園厚歲在己未予爲蓼厓先生稱七十慶約同
人集紫清觀下看荷時西郭已逝培園遊山左南阜在
昌國蓼厓先生於席中睠懷齊年正屈指與存歿之感
忽有一舟自塘外過遙睇之則培園之歸棹也予急呼
之留與共飲培園忘其自遠道來者留連竟日其諸子
聞之絡繹而至培園麾之使去其雅懷若此宗人有爲
兩淮運使及鄢陵令者培園貽之書但以祖祠祭田爲
言不及其私培園嘗過予歎曰以予之才蕉萃菰蘆中
惜予之力不足以振之予曰子自謀之不暇而皇皇爲

予謀宜乎其貧不可療也培園爲之軒渠每賦詩必與
予商榷頻年矜力漸衰吟咏少減去秋出其東鄰陳氏
夜飲作云愛客陳耶累投轄畏寒范叔早添裘中唐人
風調也今春社後予與南阜冒雨訪之值其郊行未還
諸子治具留客以待飲罷而培園歸爲之狂喜是夕止
宿和予詩云龐公夫婦忘機甚肯教嵇生題字歸葢實
錄也相約叢桂旣開當謀再敍而培園死矣培園病前
一日猶爲予婦視疾及病篤口語期期其所念者則予
婦之病也嗚呼其亦可感也夫培園生於康熙庚戌某
月日卒於乾隆癸亥五月二十一日曾祖某祖某父某

娶某氏子八人女一葬於某鄉之某陽其銘曰
嗟人之資俠士之骨宛其死矣賫志勃菀故人有銘千
秋不沒

葉徵士桐君哀詞

同年宜興儲君寬夫來京亟爲予言其鄉葉生桐君之
材桐君故寬夫世父六雅編修弟子因從之至太原纂
修山西通志撫軍石君奇其才延之使課子踰年桐君
來太學將應順天鄉試然恩甚不識九衢南北欲與諸
名輩還往不可得其尤欲見者莫如臨川先生而無從
訪其邸第日俍俍然最後始得見萬孺廬編修問之編

修笑曰此吾東隣也以君之才正先生所願見者於是偕之登先生之堂而予時方假館先生邸中桐君向日從寬夫聞予名并求見予是日桐君以所著史論來先生與予挑燈讀之其攷索尤詳於唐以後六史其議論尤悉於西北諸陲先生歎曰此近日史學所希也秋試不售復赴太原而

詔求大科之選撫軍心知君之才顧以在巳幕中爲嫌遲回久之臨川先生聞而笑曰豈有人才如葉生者而乃以嫌爲言乃使人展轉致意撫軍卒薦之桐君再入京予巳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然相去不遠也桐君覓

予之寓復不能得而予適以俗務未遑過之乃未幾而
聞其病病不數日遂死其去
臨軒策試僅一月耳嗚呼天既予人以瓌異之才而復
困之短折之命使其秀而不實誠不解其何必也如桐
君者卽令以青衫終老要其著述亦當有以自表暴於
世而顧厄之一至於此桐君之貌甚蒼其爲人絕無少
年才士習氣篤編修嘗曰是人他日必成令器豈料其
究竟乃爾耶桐君諱翥鳳字鳴周江南常州府宜興縣
人以諸生入監得年三十有三歸安沈徵君東甫在太
原嘗見桐君之文而必折之其抵京則桐君歿逾月矣

謂予曰子嘗思所以傳之予乃爲之哀辭使其家鐫諸墓而選其文之尤有關於舊史者入詞科摭言中摭言所載之文莫有多於桐君者痛其死也其詞曰

以君之學足以追夾漈跂深寧而未見其止以君之遇亦幾幾乎入未央登承明而遽促之死彼世之牆其面而錐其指者方且童其顏而兒其齒彼蒼者天曷以有此

汪孝子墓志銘

汪君苹宗請予志其尊人孝子之墓予以方丈朴山張君南漪之傳已足盡其生平詞雖更設遲遲未及答也

孝宗請愈力會予有度嶺之行孝宗遣人隨予舟中必得文而始返有是哉表揚先德之殷而媿吾文之不足副其望也孝子諱之麟字天石一字怡菴世爲徽之某縣人今爲杭之仁和縣人汪氏世爲天都甲族孝子曾祖某祖某父仕周母丁氏孝子至性過人九歲失父擗踊哭泣變除之節罔不中度其襝䙡附身附棺之物有如成人既長自以養不逮父所以事丁孺人者竭誠盡愼日食飲必偕婦侍於旁撫摩嚘噎審其嗜好而進之呼其所愛子女而使共之以承色笑中帬廁牏身自浣濯盛暑嚴寒扶掖不離蒞丁孺人春秋八十六孝子不

脫冠帶而養者五十年其瘦門詳悉不可殫述而精誠所至通於神明者有二方丁孺人初娶居傷逝致疾所夕涕泗目爲之成障醫治不效孝子以舌舐之一夕頓返光明及年逾七十復病泄瀉甚篤孝子與孺人唐氏焚香告天願減算以延母壽疾爲之瘳予嘗謂忠孝人之大倫無可軒輊然而節烈之事每以激昂忼慨震蕩耳目易於流傳而家庭庸行反多忽之若孝子之醇德深情天地爲之感動況其餘乎晚年嘗患足瘍浪深寸許撫髀悼念恐負全歸已而平復古傳所稱樂正子春之事何以加諸乾隆改元之歲以其父諱日展墓悲號

泣血遂以不起年六十六娶唐氏少房虞氏子四莘宗厚宗鴻業鴻涵皆克家而莘宗鴻業與予善孫九葬於某鄉某原於是浙中大吏採鄉論下有司覈實僉曰應

旌乃得請於

天子勅賜坊以表之更爲之銘其詞曰

纍闕㲉㲉慈烏哺之壟田眭眭孝筍護之本支百世天其祚之

龔文省齋壙志銘

錢唐龔鑑朋輩中之方聞者也方其未通籍時家貧甚顧予過之見其藜柔之養不匱於堂上猶能以餘力爲

吾曹葱湯麥飯之臛因叩其所由來則曰非我叔父之力曷至此叔父七歲而孤吳回爲虐蕩吾家世父與吾父皆出遊以希一遇叔父始棄書卷習計然策牽車奉母稍足自給而吳回又困之顧叔父才敏幹不數年復振會世父薄宦資其行李吾父困於久客倩其道蓋叔父自六十以前幾三致千金陶朱公不足多也世父卒於官家早罄叔父任其八口之事吾父病臞不肖依賴者益多惟叔父所以教吾兄弟者非徒推肥就瘠衣食之惠而時時以立身行已先正格言諄諄三致意焉是尤世俗中所未有又曰叔父所見卓然如堪輿家鬼蔭

之說世爭信之而叔父唾之每言吾父子兄弟生爲一氣死當一邱斯古人族葬之說所以不可易也遂買地南高峰下傍大父母墓約他日左昭右穆兄弟則同昭穆之位以次竝列子孫輩無違也不肖以拔萃上成均叔父謂曰行矣報　闈以光大其家不必以老親甘旨爲念也當是時鑑爲予言感慨於邑至淚下是年先生七十因乞予文爲先生壽鑑尋知江南之甘泉六年以丁艱歸不名一錢先生喜曰是吾家兒也未幾鑑卒子少無以爲喪先生經紀而撫綏之然先生之勤施正不止期功以內平生麥舟之惠多至三十餘家未嘗挂諸

齒頰有王之元者里人也作客久矣忽得一官過家以重幣致先生且以書謝平生所受之恩而先生茫然目吾曉曩與之交亦無甚施恩也蓋其不責報如此人或挾詐以來先生知而待之以誠其人遂化爲善士少年嘗客吳門拒奔女然終不自言每逢忌日雖年篤老必屏酒肉孺慕之感如一日謂諸子曰財能益人亦能害人汝曹勿羨多金惟讀書敦行爲可久耳嗚呼如先生者可不謂之獨行傳中人物歟世道澆漓斯人日自戕其元氣如啖徑尺之野葛而自謂足以長生何其謬也聞此風者其亦可以瞿然矣先生諱茂城字汝璞一字

省齋先世由餘姚遷錢唐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苦節教先生以有立者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八十九娶某氏少房嵇氏艱於得子撫從子鐸爲子已而得斌皆諸生學行不下於鑑女一適項根孫六鐸斌乞予銘銘曰

鬼蔭之說大儒惑焉孝友之至悟彼妄言南高先墓昭穆訢然

桐鄉朱母錢孺人祔葬志

吾友桐鄉程君尚賢篤行人也亟爲予道其祖母家錢孺人之賢孺人者朱君青崖之姬也青崖娶魏孺人生

子豫而卒繼萬孺人病不任事於是孺人歸焉孺人性貞淑尤善治家萬孺人遂盡以家政委之曰吾得養病必不咎汝專也然孺人無小大必稟而後行歸二年舉子上錫又踰年青崖病孺人甫孕扶侍湯藥盡瘁青崖病卒不起又二月復舉子上鈖孺人當大故搶攘之際支離牀蓐加以悲恫而附身附棺巨細井井有度萬孺人仗之如左右手垂沒語其二弟令以姊事之孺人謝不敢數年二子稍長就塾而長子豫病豫之婦甫舉女子又病塾師亦病孺人以一身枝柱其閒藥餌茗粥無事不經其手豫之女子以母病亦賴孺人撫之先是青

崖臨終分其田宅爲二以授豫兄弟然意猶躊躇孺人曰君殆爲腹中兒懸懸也庶子豈得視適子幸而生男分上錫所有予之可矣豫雖分產同居如故一切皆令孺人掌之至是以病益仗其力甦師卒無子孺人令棺衾必如禮七七之中皆上負護喪歸其家乃止未幾豫卒數年萬孺人亦卒蓋自青崖之逝十有九年養生送死皆孺人力任之孺人督其家以勤治之以儉九宗三鄮之事無失禮而加之以婣睦教其子以立身行已故其子皆兢兢以墮其母教爲懼雍正十有一年秋八月以疾卒生於康熙八年夏六月得年六十有五上錫上

錫嘗太學生孫四上錫將以今年十月祔葬孺人於先墓而介尚賢以乞銘於予予因以平日所聞於尚賢者書以答之銘曰

錢氏之箴應女星兮月則幾望人不驚兮其君之秩亦退聽兮亦有冡嗣視之若所生兮慰我夫子於九京兮宜其身後梧竹聲兮百世而後視我銘兮

朱孺人李氏志

予遊江都於朱上舍自天爲最契征車南北弭節之辰未有不聯牀作十日話而自天之孺人李氏甚賢而能予以邱嫂事之自天館予於齋中寒暑飢渴孺人能從

壼內揣度無不中乃知龐馬漢陰過從泊然兩忘於主客固其交道之深要必其內助之賢足相副焉自天每以幹濟才自負不徒伊吾雕蟲之技顧孺人之擘畫每爲自天所不逮自天性疏宕一往不覊孺人每引而納之矩矱以予所見閨閣之秀大都才德不能兼備獨於孺人以爲無憾故自天不獨倡和之雅也而兼以師資之敬然自予累館其家見孺人於家事上自王舅姑君舅姑旁及先後娣姒下逮子姓賤而奴婢外則親黨應酬內則米鹽瑣屑無一不勞其神竊爲憂其不給嗟夫綺羅膏沐笙管鶯花江都之積習也孺人反是而行之

無亦違時風衆勢而過自苦乎而況百感萬勞旁午交
錯苟非金石豈有不蕉萃而待盡者乃未幾而孺人果
卒其卒也遺言片紙了然於生死之際而目猶强視尸
不受含可傷也說者以自天之才尚未得泥金之報以
慰孺人其耿然者殆出於是然此猶其淺者蓋孺人門
戶所寄一旦忽焉老親惻惻稚子呱呱長逝者有知何
能自已自天以所作孺人傳來乞銘予曷敢辭孺人姓
李氏世籍鎮江之丹徒今居江都康熙癸巳舉人某之
女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三十有八子一
嘉穀葬於某鄉某原凡孺人之生平其見於自天傳中

者不復備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終